

五十五折《牡丹亭》 首露“真容”

昨天上海文化广场彩排受关注



《牡丹亭》剧照
本版摄影 记者 王凯

从上午6时许走进化妆间,10时拉开大幕,17时重新上妆,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罗晨雪、胡维露和奋战了240天的剧组同仁接连演完上、中、下三本《牡丹亭》,已约21时。这时后台麦克风又传来声音:“所有演员先不要卸妆,要拍一下宣传片……”昨天,吊足了观众胃口的全本55折《牡丹亭》首次在上海文化广场合成,本剧的艺术指导岳美缇、蔡正仁、张静娴、李小平和一部分观众率先“检阅”。

齐心协力

满台年轻的昆曲人接过传承的重任,这部青春靓丽的全本《牡丹亭》将于11月19日至20日首演于上海大剧院,今天正式开票。观众将在剧场随着杜丽娘感受她冲破生死桎梏的至情至性,更体验她死而复生之后抗争封建礼教的勇敢无畏。

此次全本《牡丹亭》凝聚了业内一流的专家团队和主创团队,为一批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提供舞台实践机会。著名导演郭小男担纲该剧导演;岳美缇、蔡正仁、张静娴、李小平等担任传承指导;唱腔音乐设计为已故著名作曲家辛清华,著名作曲家周雪华、李樑;国家一级舞美设计黄海威担任舞美设计。剧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由罗晨雪、胡维露扮演,昆三班梅花奖得主吴双在剧中分别饰演判官和颜亮两角。上昆优秀青年演员全程参与55折创演。

年轻力量

尽管时长很长,均已高龄的国宝级前辈艺术家们看得是既振奋又激动,台上的演员都是他们看着成

长起来的。在后台,张静娴对学生罗晨雪说:“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再苦再累都值得,真羡慕你呀!”郭小男对原来已经很受观众认可的名段《幽媾》《冥誓》等全部进行了重新设计,张静娴笑言自己家装的是热线电话,有时候罗晨雪一个电话打来,就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原先,听到两位年轻演员连演三本,蔡正仁暗自觉得这个决定太大胆了,毕竟1999年上昆推出35折《牡丹亭》时,三本也是分了三组演员来完成的。看完演出,蔡正仁对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我放心了。”老师们放心的不光是《牡丹亭》这出戏的呈现,更是罗晨雪和胡维露等青年演员在台前进发出的能量。

在剧组,郭小男给胡维露取了个昵称“寒露”,胡维露的老师岳美缇深知自己这个徒弟性格相当理智冷静。每次郭小男对胡维露说,再热情一点!胡维露总是慢悠悠地说,我会热的。排练的时候乐队常常用鼓点来催她快点再快点。看完胡维露的表现,岳美缇感慨:“现在我看到一个饱满、热情、积极、有阳刚气的胡维露。戏出来,人才就出来了,人才出来团队就团结起来了,我从《牡丹亭》里看到了上昆的大好前景。”

完整解读

此前上昆已创排了十多个版本《牡丹亭》,上昆也是全国唯一能演绎全本55折《牡丹亭》的团队,全本创排恰是守正创新的体现。全本《牡丹亭》充分保留原著的丰富内涵和人物性格,坚持文辞典雅、语言秀丽、词曲完整,包括原著每折戏结尾的集唐诗,也通过剧中人



《牡丹亭》剧照

物首次呈现在舞台上,不仅做到原著精神的完整解读,也体现了新颖别致的舞台样式和艺术表达。

全本《牡丹亭》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死爱情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现,使全剧尤其是中、下本体现出爱情、理想与社会的联系与碰撞,提升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除了《惊梦》《寻梦》《写真》《闹殇》《玩真》《幽媾》《欢挠》《冥誓》《回生》《硬拷》《圆驾》等表现爱情主线外,该剧保留了许多杜丽娘之父杜宝的戏份,从下乡劝农到苦守扬州,再到险平李全兵乱,让杜宝的故事成为一条副线贯穿全剧。此外,上昆也发挥着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优势,杜夫人、春香、陈最良、石道姑、判官等一批剧中配角,为以文雅见长的生旦戏增色增趣不少。 本报记者 赵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曲家,《离骚》中的这句诗是朱践耳最为推崇的,也是他穷其一生对音乐梦和中国交响梦上下求索的写照。昨晚,纪念朱践耳诞辰一百周年音乐会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驻团指挥张洁敏、助理指挥张鲁挥棒上海交响乐团,奏响了朱践耳的四部作品——管弦乐《灯会》、交响组曲《黔岭素描》、女声独唱与弦乐队《水龙吟》及《第十交响曲“江雪”》,其中《水龙吟》由女高音黄英担纲独唱。

一个缩影 一座丰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提起朱践耳,人们率先想到的便是这首被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旋律。然而,作为中国当代杰出作曲家,在朱践耳近70年的创作生涯里,除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及《节日序曲》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外,还涉足几乎所有音乐体裁,留下11部交响曲、17部管弦乐、15部室内乐、8部声乐作品。

每部作品背后,都是朱践耳对于人文哲思及音乐美学的探索,不仅推动了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更用音符记录了他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的思考。朱践耳用音乐书写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一名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声。他的创作轨迹不仅是中国近现代交响乐创作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交响乐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场“江雪” 一幅“素描”

昨晚亮相的四部作品都是朱践耳具有代表性的创作。《第十交响曲“江雪”》以西方十二音技法和管弦乐队为骨架,融合京剧、古琴、唐诗等中国元素,采用现场演奏融合预制录音的演绎方式。当京剧名家尚长荣唱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恰似一位隐于山水的智者,让人们寻到心灵的宁静。

《水龙吟》唱的是苏轼的词,是朱践耳为女高音与乐队制造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梦境之中,能听见古老的昆曲、泉州的南音,感受中国古乐的韵味。管弦乐作品《灯会》乃是朱践耳的“即兴之作”,极具画面感的乐曲将彝族音乐和潮州音乐巧妙结合,展现浓郁地域风情,喜悦欢快,雅俗共赏。

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是朱践耳传播最广的作品之一。当年,朱践耳赴贵阳观摩“苗岭之声”音乐节,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实地生活一个月,汲取大量珍贵的民间音乐素材。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好似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不已。”

虽然音乐会的容量只够展现四部作品,却能从中窥见朱践耳一生的创作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朱践耳用音符和旋律,将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悉数编织在他的各色音乐作品中,绘就了一幅他心中的中国梦,也让世界通过这些音乐作品,得以看见中国的壮丽山河。

昨晚的音乐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交响乐团承办。音乐会开场之前,一张名为《致·践耳——纪念朱践耳百年诞辰室内乐精品》的珍贵黑胶唱片(见下图)也开启预售。此外,美国音乐学者约翰·罗比逊撰写的《朱践耳和中国交响曲创作》(中译本)也于今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罗比逊认为“朱践耳是20世纪末最重要的跨文化作曲家之一”,并将朱践耳与贝多芬、勃拉姆斯、肖斯塔科维奇等一同列为研究生期间交响乐文献课程中的研究对象。

本报记者 朱渊

